

徐兆玮日记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徐兆玮日记

(清) 徐兆玮 著 李向东 包岐峰 苏醒 等标点 黄山书社

丁未日记
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（1907年2月13日），晴，午后阴。

初二日（2月14日），阴，甚寒。

顾怀玉、曹念慈来。下午，至李文彬家吃年酒，归已二鼓。

初三日（2月15日），雪，午后始止。

初四日（2月16日），阴。

王梦良、采南来。

初五日（2月17日），阴，微雪，午后稍霁。

初六日（2月18日），阴。

范幼翔遣人送贻物，询予何日出行，欲来送别。

初七日（2月19日），阴。

钱云生来。

初八日（2月20日），阴，寒甚。

上午，狄云士来。下午，范幼翔来。

去岁草寄彤士一书，因邮局停班，未发，今日始封寄。

春明握别，倏已岁暮，疏懒未作一札，乞恕罪。昨晤胡君同颖，知己由教授改捐知县，在任候选，曾托俞君实丈在吏部招呼。君实函致陈梦陶，而梦陶复函云托孙子钧。膺甫谆嘱弟重托足下详询子钧何日到班？有无费用？以冀有真除之一日。望便中询明示知为感。玮于腊月四日为先府君营葬，明正约伴东渡，俟舍馆定后驰达左右，以便通讯。急雨送年，萧条满目。米价之贵竟逾六千，来春若无赈济，民不聊生矣，如何如何？琼隐久未得书，未知近况何似？云甌想回至都门度岁。此书到日，正君辈

把酒联吟之顷，而仆乘风破浪之时也。邑中学界屡起风波，周提学模棱两可，诸老朽气焰益张，令人闷绝。近又组织地方自治会，其章程发端，谓自治与自修之自同，与自由之自异，系庞银台手笔，大可笑噱。新剥羊近著一折，以推翻新政为目的，中一条痛诋江苏教育总会以倾季直，闻已寄都，未知确否？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”，《硕鼠》之诗，真一服清凉散也。贵处虽风气未开，而诸老销声匿迹，以饮酒赋诗自娱，犹为彼善于此矣。袞父集句如已觅得草稿，望即寄东。大著亦期速藻，俾《楚雨集》得早日告成，幸甚。

唐信甫去岁约今日来，顷得其手书，云以事冗兼风大，是以不果。附呈鸡肉两种，嘱带与海平。

初九日（2月21日），晴，而寒冷尤甚。

翥叔十二月二十三日书云：廿二日接到十四日书，欣悉种种。二十下午寄翰哥一函，内详商课程等事。朗怀已交聘金四十元，标已云吾侄定送束脩二数，渠颇谦逊，然不为过。现在适值毕业试验，校中虽有补习之说，恐不强迫，大约正月底一准可回常矣。朗怀之意，到乡行开学礼，然后归家理装。此公颇注意于吾乡学界，并有迁居何市之愿。标料其以学堂之兴衰为行止，年内恐不举行。此间接得沈职公、言立甫、顾雪梅三公信，云竞化女学校为孙小川之次子及已革程粮厅子闯入堂中，调笑学生，并声张殴辱管理员等情，嘱吾辈公函督抚、提学，请飭县严办，特于星期日开大会于留学生会馆。标一因与希孟稍有关系，一因前次调和两学会事，不愿预闻，故仍推辞不去。旋知调和事为狄四哥强登标名，直至隔昨方来关照，亦可笑也。目前竞化事竟无人主稿，已托苏府会调查员回国办理。名吴子祥。大约迩来必有影响，不知希孟于此事生恶感情否？第二期学费准托张原博领出，一范当划付百元。前寄讲义已退还矣，据云内地小包邮便无配达所，不能径寄。想吾侄渡东在即，不必再寄也。食物不必多带，此处支那料理日形发达，随意小酌，不甚苦楚也。今午同海平参观女子师范学校，非常得意。海平近日有友人请其为考察员翻译，其人系江苏候补知县，奉江督命游历。城中闻已消除意见，改设宪法研究会，确否？

初十日（2月22日），阴。

地方自治研究会于十二日开会，予以东渡在即，不赴。

拟与管幼仁同赴东，今日始开航船，因托张宅打听何日成行。

陆芝珊函索汪虞阳诗文及前年寄来俞金门传文一篇，中有舛误之处，嘱为改正。又索《许肖霞遗稿》及《虞阳红豆图》，然《许肖霞遗稿》已寄还许蔚生，惟《红豆图》题词宿诺未践，当拨冗为之。

十一日（2月23日），晴。

李蕴石、钱复孙昨日由沙溪来，谈及沙溪学堂之腐败与学董之固蔽，可为一叹。

与翥叔书云：春寒中人小病累日，以是初十前不能成行。现已函约管幼仁同行，总在月圆时节，相见不远，请为简单之言。家中均平安。桂校将毕工。城中两学会调和后再有冲突与否不可知。现开地方自治研究会，组织一切，其有效果与否亦不可知。视学官已札派蒋韶九，而韶九力辞，其能辞与否更不可知。若留学生公呈已在事后，

无甚效果也。

米价六千挂零，三春必然难过，此亦无可如何之事。叔注意家政改良，此最是我族第一要图，近日更有急不可缓者，容到东面罄。桂校教习现请汪润民、王新之。新之愿尽义务，润民去岁自愿来，而未送聘帖。今岁翰叔与订定百番之数，尚无复音，想必就也。唐鹤鸣托洪伯言荐馆，大有飞上高枝之想，而两处脱空，真可笑噱。

十二日（2月24日），晴。

范幼翔函云：前日踵府，谈及分派花捐一节，弟恐溯贤已经接洽，故未置喙。今午晤及，始悉其亦多未解。窃思倡此议者，城中诸君既深知正修停办之由，且在局外，料不如此。至于在乡尊处及徐市素所允洽，更不其然，而张、吴两市方当自责之不暇，何暇责人？虽然今日风气正不可以常理而推，弟等私心揣测，倡议之人盖已十得六七，兹姑勿论。爰偕溯贤公函殷总理处，请其十二日第二星期开会，先将此事与同人一议，再作计较，特将函稿附阅，台从以为应如此立论否？惟是虞东学会公费，承许致意同志公共筹还。弟等为其数本微，曾未渎及。今彼等既欲明欺正修，因忆此会原为本乡谋公益起见，上年弟与翰叔受尽千般委曲，岂直为桂村、正修一己之私哉？而乃各镇同人绝不见德。桂村为东乡学堂之冠，既仅与他处敷衍了事之学堂同其分派，正修尤一笔抹杀，竟欲分文不与。张、吴两市则反不出一言以相责，如此全不知公理为何物，安望学界有起色乎？故除正修另由弟等与殷总理直接交涉外，所有虞东学会共用去洋三十元七角五分，伏祈台从主张即在三十一年花捐预备项下扣还，免得与同人公拼，诸多周折。尊处集议数次，其酒饌等费亦当在此项下照扣，想此会城乡两处均受其益，当无人异议也。再有留余，亦祈仍照初八日面议归桂村、正修，各得二。智林、观善、诚正，各得一。五学堂七分匀派，他处不再分及。吴市所短缴洋卅九元零，亦归第二期花捐，收齐时扣还，勿许在此项下开除。所以五学堂而七分派者，盖以智林原有存款，观善师范多送，诚正仅办半年，故当日与翰叔如此定议，非别有私心焉。

复书云：此事轩轻太甚，难怪足下为不平之鸣。但此次分派闻系照学堂经费、花捐收数核定，与前次均匀分拨不同，然其中亦有轻重，殷总理未能尽惬人意者在此。至于学会开支在预备项下支取，此事亦当布告大众。弟过支当面罄一切。

与何子诒书云：祥卿言及养鱼一事，鄙意南京庄圩不如官字圩，官字圩好照应，且弟已买得朱厅，亦可盖屋数间，以为栖息之所。现在每年仅收三斗，欲加则佃人又去而之他，若不改良，终古无发达之日。祥卿能入内地筑围凿池，自行耕种，则此百数十亩可全行成熟，然后再治南京庄圩，何如？望与祥卿商之。

翥叔除夕函云：阳历二月廿三日邮船名博爱丸者最妥，当能定此船到东最好，其票写至横滨，如至神户，换乘火车，其车价即由轮船代算。如二等舱则坐二等车，三等无此例。至神户时即招呼茶房嘱其关照田中助仪，旅馆名。待停轮时见夫子身穿田中助仪号衣者，即可将行李交付，然后嘱夫子引领到馆中。可用铅笔书就“请先引我至旅馆内”字样。耽搁一宵，或于次早趁急行车，或于十二时趁急行车，均由渠馆招呼。抵馆后急发邮片，或打一电来，说明从何时乘车。注明急行缓行。此间可预算到东之时，便可赴新桥招待行李。自神户登岸，托田中运送后不可不必管，临走时向馆中取一运送单。当写明送至何处。神户旅宿费一宵大约每人需一元之谱，料理甚佳，电费不贵，可托馆中打。如从横滨登岸，则神户亦须发信。此次博览会已于阳历三月二十日起，而七月内止。侄谅必乘二等舱

丁未日记 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到东，船上每日三餐均是西洋料理，尚可适口。中国兼毫能多带几枝为要。

十三日（2月25日），阴。

午后，邵葆初来。管幼仁廿日动身，予因致美叔书，约定十九日到城。

十四日（2月26日），阴雨。

望日（2月27日），阴雨。

十六日（2月28日），晴。

张双南初七日函，索黄崖案。即复，稿存尺牍。

谭新之携来顾怀玉函，索开办费。余以不能私相授受复之。杨锡帆函询誊录事。

十七日（3月1日），晴。

曹念慈来。

十八日（3月2日），晴。

钱云生来。顾怀玉长函言支塘阻挠拨用预备之不公，予答以此事须从公议，一己之私断难作准。

与翰叔、黄聘之算学堂公局报销各帐，颇吃力。

十九日（3月3日），晴。

偕内子，植、桂二儿入城，闻灯市未毕，亦无兴往观也。

二十日（3月4日），晴。

与翥叔书言：与管幼仁同走，俟到沪定趁何船，再发信。何市办肉捐，常年认缴六十千，经费所亏有限，惟开办亏项万难弥补，此事尚须设法耳。报销帐及公局帐，已于十七、八日弄清，叔能于三月初回家整理一切，便当改观。现何市所消乏者人才耳，除聘之能助理帐目外，何人热心公益哉？虞城地方自治研究会实行研究二字，空言无补，并无效果。二教育会合并而难融化，终有分裂之虞。

得孙希孟书，知已于昨日赴苏，云将由苏至沪。

管幼仁尚未动身，云过廿二。

午后，丁芝孙来，偕至天香阁啜茗，即归。

廿一日（3月5日），晴。

上午，丁芝孙招饮。下午，朱远孙、李根芍及黄信之招饮，均在山景园。

廿二日（3月6日），晴。

上午，刘芹生、徐景寰、胡膺夫、金玉书招饮。

竞化开校，余送桂儿往观。开校礼毕，潘毅远约予访宗子戴，不值，随往山景园饮，谈甚畅。下午，宗子戴来。

管幼仁来，约廿四日动身。

廿三日（3月7日），乍阴乍晴。

上午，钱轶凡来，约至沪上同行。午后，龚溯贤来，适予招金幼云亦至，知孙仲冈大令于二十日轻装往勘白茆塘，深以恩中丞奏开徐六泾为不然。予因明日动身，不及往谒，嘱幼云取白茆案来，夜缮一呈，溯贤担任赴苏具呈。予拟另作一函，致陈筱石中丞。

与钱云生函云：前日携交花捐联单，云已与芝孙说明，及至城，询芝孙，则云丈言花捐事已托侄致意，芝孙一概不知。侄询以联单是否可缴所，则去岁吴市已有成例，缴所不收仍将洋缴县。不能为横塘市一镇破坏也。且开办经费各学堂均无津贴，侄意请劝学所于今岁分拨时稍加丰润，而去岁联单必须同捐款缴县移所，此为正办。其中可商量者，于分花捐前一二日缴县，随缴随领。既不破坏章程，亦不久悬款项，两全之道无过于斯。兹将联单寄还，祈鉴纳鄙言为幸。

翰叔廿二日函：本日开校，实到学生廿八人，上半日行揖圣开校礼，下半日检点书籍，精神颇足，惜学生甚少。

廿四日（3月8日），阴。

与陆芝珊函云：《红豆图》草草题二绝句，貽笑大雅也。伯琛诗稿在翰青叔处，可向其取还。《金门传》亦在内。聘丈校阅甚细，惟玮所稍未惬意者，将力摹《钝吟》诸作，删削殆尽耳。《许肖霞诗稿》已为作序，交蕙生，惟《百痴诗》在玮处，暑假旋里当再检还。

午刻，丁芝孙来送行。三下钟，与六叔父同乘小轮赴沪。

廿五日（3月9日），阴。

晨，抵沪寓鼎升栈。午后欲访王梦良，遇诸途，返至寓小憩。夜，晤何子诒，至雅叙小酌，复至丹桂观《潘烈士投海》一剧，惜编排情节未当耳。

廿六日（3月10日），阴。

午后与何子诒往访张双南，双南寓西门外京江公所隔壁敦润里。复与双南同访翁又申。夜，曹祥卿招饮馥兴园。

二更许，雷电大作。

廿七日（3月11日），阴。

王梦梁来，与小酌。夜，黄惠孚招饮大庆楼，天又雨。

二十八日（3月12日），阴。

午后，至爱而近路国学保存会藏书楼，阅《吕晚村文集》，复往访王梦良，宾周及彩南均晤。夜与子诒饮杏花楼。夜，雨复作。

廿九日（3月13日）

访钱轶凡于凤林旅馆，轶凡廿七至。午后，陆也霖同张伯和、谭杏生来，张谭自

博爱丸归国，管幼仁亦自常熟来，与约东渡之期。夜至双凤园洗澡，天雨不复出。

二月初一日（3月14日），雨霁，午后晴。

寄内子一书，言已定博爱丸赴东，附寄翰叔一书。与翥叔一书，言定于初三日赴东。

晤唐剑霞。张双南来，不值，留字去。夜，与子诒、六叔父饮九华楼。

初二日（3月15日），晨微雪，午后晴霁。

晨，唐剑霞来，闻陆诵芬入江苏教育总会所办法政研究传习所，走往访之，却未来。晤王葆初及邹诵清。唐剑霞夜间招饮九华楼，适管幼仁在一枝春，亦来邀。予先赴幼仁约，定明日九下钟下船。

与许京伯书，托带映南所购风琴一只，并代办火腿等物。

灯下作家书，明日令盛坤带归。

初三日（3月16日），晴。

九钟收拾行李上博爱丸二等舱，何子诒、唐剑霞均送予至船，陆子英亦来。钱轶凡与管幼仁十一钟始到，十二钟半开船。二等舱极精洁，浴房、便所均清爽，西洋料理亦尚可口。每间六人，余与六叔父、管幼仁据其三，一温州吕之苑，亦法政五班学生，一崔同高，太平人，四川候补知州，携妻同行，拟入法政。

初四日（3月17日），晴，微风。

夜十二钟抵长崎，泊口外。

初五日（3月18日），微雨即晴。

晨，验病。三等客均诊脉，一、二等客周视一过而已，所以示区别也。进口后偕同人上岸，在中国人所开之四海楼饮餐毕，游劝商场及商品陈列所。上諏访神社，松阴际天，苍翠欲滴，光景甚佳。三点半钟回船，五点钟即开。寄翥叔、植儿邮信片各一。

初六日（3月19日），晴。

晨至门司对港，即马关，验病如故。一下钟开。

初七日（3月20日），晴。

晨，至神户，仍验病，始泊岸。由神户至横滨，走太平洋恐遇风浪，改从陆。运行李至田中仪助，神户最大客栈也。二等舱客往横滨者到此换车，则轮船帐房给以二等车票，惟坐急行车，仍须加钱耳。发一电与翥叔，定夜九时一二十分上车。

神户公园在山巅，予涉其半，海波如镜，万户鳞次，别饶风致。夜，上车，行客接踵，拥挤不堪，疲倦，亦不成寐。

初八日（3月21日），晴。

火车绕富士山而过，远望积雪皑皑，令人有琼楼玉宇、高处不胜寒之想。一钟许

丁未日记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抵新桥，翥叔同海平、钱豫生、顾公亮皆来，招待同乘电车至魏町区三番町十番地光荣馆，谈至十一钟始寝。

初九日（3月22日），阴。

顾公亮招饮味莼园，天津馆也。菜尚可口。拟访海平，天雨，乘东洋车归。

初十日（3月23日），上午大雨，午后霁。

海平来，偕翥叔同出购皮鞋等物。至集贤馆访赵献夫，献夫购吴服，尚不耐穿，云同出诸君亦不相过问也。谢敬虚同住，予未暇往访，因天晚即别。献夫送至门，予脱帽为礼，献夫曰，中国人何亦行此礼？相与大笑而别。至扬子江助学馆吃点心，归已十一钟。

寄植儿一书，述到东平安事。

十一日（3月24日），阴。

法政四班明日考验，翥叔等皆在预备。午后，公亮约为上野之游，动物园中有虎有狮，有冰海之白熊，新到一麒麟，因天寒装在木笼中，尚未出示人。复阅辽阳大激战大油画，炮火猛烈，血肉横飞，令人惨不忍视。以天晚未入博览会场，仍乘电车归。屈荆才、殷同甫来，未晤。

十二日，阳历三月二十五号，中国花朝日也，雨竟日不止。

海平邀缝人来为予制西服。午后，狄巽行来。

与张映南书，言到东情形，且告以代购诸物已托许京伯带入京师。翰林院津贴一款，每人可分若干，望询汪兰楣或衙门中长班，代为收存，春俸亦祈代收。彤士云回南，去岁托孙子钧领周姓诰轴，可托其携带。

与翰叔书，述到东情形。邹朗怀廿七至沪，可谓失之交臂。《时报》未回绝，如再送来，乞代停止。

与张双南书，言购藤箱托翥叔带归，且劝以刻虞山人著述，编为一部丛书。仅收文艺部，恐未必行销也。

十三日，阳历三月二十六号，雨霁。

午后，陆君毅、唐海平、冯一帆来，偕游上野博览会，入第二会场，中有台湾馆尚未开，令人触目警心。机械馆亦未陈设，大约过一礼拜方可全备也。将入第一会场时已四下钟，有出无入矣，遂坐绿阴中品茗。归，至海平寓所晚饭，赴九段劝工场买黑洋袜一双。此地动辄跣足，白袜一日无有不变黑者，亦中人不惯之一端也。

得唐信夫正月廿五日书。

十四日，阳历三月二十七号，阴。下午，雨淅沥不止。

昨晚得翰叔初五日书，知何市饥民闹事，初五晨竟将易本卿之舆舟捣毁。米贵钱荒，构成此恶现象。积谷备荒，靳不发棠，不知当事者何以处之？

写寄植儿一函，附寄慎箴一书，嘱汇洋二百元。又丁芝孙一书，即托其将洋托孟

朴带来，如孟朴已行，即汇东。又询其邑绅议赈饥近事。

与潘毅远书，言现苏抚请续留漕二十万石分拨平糶。若联名电请多拨若干，再将积谷备荒提出一半，广为劝募，设局平糶，以定民心。一面将为首滋事之人惩办一二，以儆将来，大局犹可挽回，否则骚乱情形不堪设想矣。与孙仲冈书，言饥民滋事须办平糶。存稿。

天雨不能出门，闷极。

十五日，阳历三月二十八号，晴。

昨夜写寄翰青叔一书，言平糶事，午后与孙仲冈书同寄。

地湿，竟日未出。

十六日，阳历三月二十九号。

写致孙师郑一书。

六叔父来取行李，与偕至海平处补全讲义。天雨兼雪，寒甚，不得归，留宿。

十七日，阳历三月三十号。

十一点钟归寓，与翥叔等饮于助学馆，复偕海平等游女子美术学校，凡绘画、绣件、丝织小品、料理衣服均陈设列架，观者可任意购之。中有精品，游人甚众。

十八日，阳历三月三十一号，晴。

翥叔等因明日试验刑法，不欲出，予与杨屏珊大令同访海平，饭后游博览会。第一会场中教育馆陈列学堂各表及簿计及其所出品最耐观，陈列尚未全，然已光怪陆离，目迷神眩矣。归，仍饭于海平寓，闻雨声始回寓。

十九日，阳历四月一号，雨兼雪竟日。

昨日，苏梯云送讲义来，按页订补以备研究。下午，钱印霞来。

二十日，阳历四月二号，晴。

与邹咏春前辈书云：昨晤宝山钱印霞庶常淦，言去岁曾作公函寄黄慎之前辈处，欲援他省之例分结月项，未蒙示复。钱君等以为他省既有成例，江苏不应独异，且东瀛百物昂贵，费用不貲，欲借津贴为河润，嘱侍愚前辈力为主持。公函想已宣布，钱君等不再函渎矣。家乡米价日昂，贫民到处滋事，敝地亦经滋扰，昭邑侯带勇弹压，未识能安定否？侍愚管以为赈贫不如平糶，积谷本为平糶之用，而司其事者辄以未可轻动为词，然则欲待至何等景象始能动此公项邪？此常熟现在情形，不知三县何如？

午后，偕翥叔访苏梯云，补讲义数页，随至海平处偕往购毡帽、便帽，夜饭后归。

二十一日，阳历四月三号，晴。

午后，杨屏珊偕往游五二共进会，至昆谷公园，觅未得，怅然归。夜饭后访海平，适成衣者送样来，配合身裁，归已八下钟。钱汉扬来自大阪，同乡在会馆拍照，耀青叔往，予与翥叔未去。

二十二日，阳历四月四号，晴。

午后，写寄值儿一函。

顾公亮嘱为唐蔚之太夫人作挽联。公亮受业于蔚之，联宜庄重。予集杜句十字云：痛迫苏耽井，《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》。芬芳孟母邻。《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》。

翰叔望日函云：赈抚事议借款四万，以今年积谷每石加二百文偿还，金荇青意不为然，谓如此则近加赋，未识诸绅有何良法否？

胡君黼来。钱印霞来，言津贴已有复函，于正月中分给，嘱予作书夙老处谢之。

与张映南书，言印结津贴望为补领，海平寄手工教科书已审定否？再嘱其划付《商务官报》洋十五元，系商会所托汇者。

夜，公亮、翥叔同出，至神田闲步，即归。

二十三日，阳历四月五号，晴。

言笠圃、殷同甫、顾雪梅来。夜，偕翥叔至海平处，稍坐即归。

二十四日，阳历四月六号，微雨。

与翥叔、钱豫生、唐海平观博览会第一会场、第二会场，下午始归，在海平处饭。夜，雨声甚大。

今日清明，在异域几忘却矣。

二十五日，阳历四月七号。

海平来约看房。在法政学堂之后，一间八席，一间六席，楼下一间亦八席，每月房租廿元，取其近便，即与定见。住者为湖南武冈人，四班毕业，即日回国，约明日三点钟邀房东交替。午后，偕翥叔至海平处闲话，夜饭后始归。

今日晴。

二十六日，阳历四月八号。

写寄翰青叔一书，略述近事。午后，偕翥叔至海平处，随往神田。打辮改装自今日始。复购零物数种，即归。赵献夫、谢敬虚来。晴。

二十七日，阳历四月九号，晴。

得植儿十八日书，知家乡阴雨，恐麦秋又减色矣。

写寄植儿一书，附寄慎箴一缄。慎箴与桂儿皆小病即愈。

午后，蒋瑞平、狄巽行来。

夜，张原博招饮于其寓庐，在芝区葺手町十七番地，与公使馆相近。原博，伯纳同年之弟也，言上海前日税关查得火药、洋枪等物。电询日本运送店，则称系炮兵工厂之物，为高田商会误运者。军火何物，而可误运邪？故近日搜查更为紧急，学生指挥刀扣留不胜计云。

公亮留宿，予偕豫生归寓，已十下钟。

二十八日，阴，阳历四月十号，下午雨，夜大雨。

晨至海平寓，午饭后始归。雨，不复出。夜得翰叔二十日书，言饥民索钱事已略定矣。

二十九日，阴，阳历四月十一号。

谢敬虚、赵献夫邀饮神田明乐园，予至海平寓小憩，雨稍止，与翥叔同往。适大雷雨，敬虚不能来，与献夫畅饮。一时许，雇东洋车归，沿途见樱花已开过半。

下午霁。

三十日，晴，阳历四月十二号。

晨，与公亮、翥叔、王卓如至向岛观樱花。长堤十里，一望无际，酒肆茶棚，随地皆是，游展如云，间有舞妓成队，闻缠头亦不甚贵。予拟之邓尉香雪海，惟有雅郑之分耳。

予与寓中人易差皮靴，打脚跟成泡，甚苦。

三月一日，阳历四月十三号，晴，大风。

晨至海平处，拟往大森体育会晤耀青叔，适耀青叔偕钱老三同来，不果往。翥、耀二叔出外购物，予独归寓。谢敬虚来，谢前日因雨不能来之歉。午后，至神田各书肆纵阅一过，即归。

二日，阳历四月十四号。

晨至海平处。午饭后偕翥、耀二叔父至江木处拍一照，循神田而归。足隐隐作痛，不敢出。

张双南廿三日函云：刻书事芝公怱怱专就文苑，鄙意亦不谓然，尊论极佩极佩。近拟定名“佚丛”二字，如何？钱、柳合刻不再更变，大约须三月内开始印行。瞿氏《说汇》一书亦已借到，其中大可择刊。我国旧籍在东颇多，从前得之耳食，今公身亲其境，网罗散失旧闻，岂异人任？幸留意搜辑，诚不朽之业也。两邑公款闻昭共新旧二万五千，常三万五千，日前已发布城乡各董，已议数次，昭邑已允照数用罄。赈抚平糶之类。若以此款分拨白茆，以工代赈，岂非两益？惜公鞭长莫及，无人倡议耳。常邑公款用法尚无成议，金令意在保存，曾在自治会拍桌大骂，会场如此，可谓奇闻。翥叔如尚未行，乞代买日本茶叶一二元，须上中等。

三日，阳历四月十五号，晴。

以足痛未愈，竟日不出。借顾公亮乾隆年上谕条例，摘录十数事。

阅林琴南译《雾中人》三卷。

与王梦良书，附寄陆诵芬一书。

与张美叔书，灯下草就，即寝。

丁未日记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四日，阳历四月十六号，晴。

晨起，钱豫生约访海平，未晤。夜，海平请顾公亮及翥叔小酌，予同往。酒罢，偕翥叔至集贤馆访谢敬虚，晤。

五日，阳历四月十七号，阴。

翰叔二十七日函云，春抚闻出月朔由城董来散放第一期，第二期已全藉捐款，第一期大口三角，小减半。

翥叔与杨平山、钱豫生明日乘博爱丸归国。翥叔留住海平新寓，平山、豫生先至横滨。午后，予移寓富士见町六丁目十七番地，与海平、一帆同寓。夜，饭于苏梯云寓，屈荆才、殷同甫来。

六日，阳历四月十八号，阴。

晨，与海平、金耀初、徐伟人送翥叔至横滨，午饭后乘电车至神奈川，换乘品川电车，凡五换车始达九段坂。

夜，大雷雨。写寄翰叔一书。

七日，阳历四月十九号，晴。

上午，顾公亮来。下午三时，至学堂听泉二讲师讲刑法总论。到东一月始到堂，亦可笑也。

丁芝孙二月廿九日书云：款二百已托沈职公带东，初二、三当离沪。孟公行止闻尚未决定。两邑公款连仓谷计约近六万，今昭境高平区拨定七千五百串，又请到之清赋公费二百两。低区拨定六千串，常境拨定一万三千串，开办之期当在三月至四月间。前子戴带去诸绅一函，颇有效力，得端督拨助赈银三千两，挹注多矣。城中绅富捐款当可得万余，就春赈一次论，固有余裕也。

夜，写寄曾植一书，附慎箴一书。

八日，阳历四月二十号，阴，微雨，夜雨。

翥叔来邮片，知昨日已抵神户矣。午后，宪法停课。天雨，竟日未出。

写寄张双南一函。

九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一号，乍晴乍阴。

上午，耀叔来，下午同出，至神田购物，即归。

十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二号，阴寒。

午前，宪法停课，午后，民法停课，听菱谷讲刑法各论。

与张映南书云：留学界对于副监督王克敏大不满意。现各省公举评议员，云杨公使赞成，未知有效果否？日本刑法改正草案已通过，两院不日将发布，其更改轻重皆有精意。读其委员审议集，详审细密，剖析毫芒。中国改刑律如灞上棘门军，真儿戏耳。

附与曹云瓠函云：此间言语扞格，殊形困难。讲堂虽有通译，而词不达意者多。不得不求之汉译诸书，汉译多未完备，不得不求之和文诸书。且试验极严，不及格者即下第。既须考索，又凭记臆，其销耗日力也与八股文同，其学成而不足致用也亦同，既自怜亦自笑也。图书新出版者有那珂通世之《成吉思汗实录》译本。那珂专攻史学，有《圣武亲征录》证注本、《元史译文证补》校订本，均见书目，尚未觅得。樱花落尽，春雨兼旬，异域怀人，情何能已。

十一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三号，晴暖。

午前，听中村讲国际公法。午后，至小石川植物园一游，傍晚始归。

十二日，阳历四月二十四号，晴。

得翥叔长崎邮片，知二十二日已抵长崎矣。上午，经济原论及法学通论均停课。午后至神乐坂购物，即归。

夜，写寄孙师郑一书。

十三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五号，晴。

下午，乾学士讲民法，未往。至神乐坂购书夹，循饭田町而归。夜，与冯一范、金耀初至锦辉馆观活动大写真，中有制造物品、学校运动及日本之武士道，颇足为教育之助。

十四日，阳历四月二十六号，晴。

上午，听金井讲经济，乾讲民法，下午，听泉二讲刑法总论。

夜，至神乐坂散步，归途月色甚佳。

十五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七号，阴，下午雨。

上午，宪法休讲。下午，沈职公来，至苏梯云处，予往剧谈。职公言寺前近日竟有白昼攫物之事。人心如此，实可虑。

写寄翰叔一书。

十六日，阳历四月二十八号，晴。

礼拜日。午后至神田购物，往江木取照片，归，小憩。夜，与海平、一帆步行至上野不忍池观月桥，望博览会电灯，如入琉璃世界，令人目眩。凡遇歧路，警察执灯植立路中，故人虽多而不拥挤，归已十一钟。倦甚，即寝。

十七日，阳历四月二十九号，阴。

下午，听乾正彦讲民法，菱谷休讲，泉二来讲总论。购法政速成讲义全分，分部拆订，半日始毕。

十八日，阳历四月三十号，阴。

上午，听中村讲国际公法。午后，耀叔来，顾公亮来。

丁未日记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与耀叔同至靖国神社游，就馆观所藏古今兵器甚多，中有法人在越南所获中国旧枪十柄赠与日人者，如演剧中所用，阅之令人气短。

植儿初五日函言，公立时起风潮，刘琴生待学生不以礼，有退志。前日闻沈职公言，学生以添酱油起衅，不知究为何事，拟明日作书芝孙询之。

十九日，阳历五月一号，阴雨。

午前，听金井讲经济，午后，听梅博士讲法学通论。微雨，未出。

夜，写寄植儿一书。

二十日，阳历五月二号。

午前写寄翥叔一书，已封口矣，适得翥叔十二日沪上所寄书，知太平洋、黄海皆无风浪，十二日晨已抵岸，惟税关查验甚紧，幸有护照，不至开箱倒笼。凡用木箱装载书必须验看，且另加水脚，不如托上周屋运归，每箱不过两元，反比自带便宜。又言东塘市因圩岸未筑，今岁春熟又将不济。常令异常可恶，双南等拟向上峰诉控，以工代赈。孟朴东游已作罢论，十三日即趁火车归里。因于信背添注数行，并言江木照片已于十六日由邮局寄归。

晨起，微雨即止。顾公亮来，言靖国神社军人参拜约有万余人，甚可观。予亟往，仅见马兵数百人而已。

午后，听乾学士民法。夜，往靖国神社眺览，电灯四照，百戏杂陈，见一幕标马戏，入视之，盖骑马演戏耳，不禁失笑而出。

夜，苏梯云来，知四班法政案已揭晓，翥叔、豫生名均在上，拟明日往视之。

二十一日，阳历五月三号，晴。

晨，往校中观四班案，公亮五十二，翥叔二百二十，豫生二百二十二，共取二百三十四名，据云下第者不过数人耳。

今日校中休假。上午，观天皇临祭靖国神社。下午，偕狄巽行等同至神社啜茗，游人杂沓，殊无佳兴。

夜，写寄翥叔、豫生二书，告以法政案揭晓事，因往神田闲眺即归。

陆涌芬十三日函云，申讲习所听讲者不过七十余人。宣讲员以雷君为最，近拟添聘日本新毕业之夏君苟宾讲民法，所用法学通论及国法学行将讲毕，添讲国际公法，均须笔述。

张双南十四日函云：翥叔携归之《明季遗闻》粗读一过，事实颇有为他书所未见者，但涉及本朝事则讳莫如深，殆美新之流耳。然在内国此类书已不可必得，闻东邦流传尚多，令人发无穷之感。公余流览，想探珠采玉，必更有为《佚丛》增色者，不禁拭目俟之。《佚丛》之名可用否？钱、柳诗将付印，约四月中可出，拟乞为《佚丛》序一篇，并望抽暇速藻，于月初寄沪。

唐信甫十二日函云，拟于望后回璜。

二十二日，阳历五月四号，晴。

下午，冈学士宪法休讲，因至靖国神社观所陈杂戏，复偕金耀初游东京教育博物

馆，其旁即大成殿，东人祀孔子处也。

胡君黼来。

寄张老太太一函，附慎箴一书。

风甚大，尘埃际天，彻夜未息。

博物馆前有相士所张广告，观人面部分十二字，首行鹤由甲田，次行龟申王目，三行圆同用风，大似中国相传旧说，可见东人迷信之习未能涤除也。

二十三日，阳历五月五号，晴燥，风甚大。

午前，与苏梯云、言立甫、狄巽行同游博览会第一会场。上观览车，东京市场全景在目。入不思议馆观爱克司光，复游动物园，顺道访沈职公于同盟馆，在下谷。归已黄昏矣。

二十四日，阳历五月六号，燥热，午后大风，稍阴凉，夜雨。

上午冈实宪法、下午乾正彦民法、泉二新熊刑法总论均停课。傍晚至靖国神社啜茗，观所张油画，绘东乡大将在战舰备战，状颇暇豫，奕奕如神。夜闻雨声，顿觉清凉满襟抱矣。

二十五日，阳历五月七号，阴雨。

上午，听中村讲国际公法。午后，沈职公、蒋瑞平来。雨不止，职公去，瑞平留宿。

瑞平、职公言管幼仁之荒唐，欲干涉之，如再不悛，则逼其退学，且恳予劝之。予以致书不便，拟礼拜六至耀叔处，顺道往访，因劝戒之。

廿二日靖国神社之回转灯笼出火延烧，廿三日博览会第二会场机械馆瓦斯出火延烧，可见电气、瓦斯之险。

翥叔十八日信云：春抚一节，城乡不平，双南因被饥民所闹，故欲拨款修圩以防水患。又，杨君锡范托先捐通判衔，渠向标询取执照，不知吾侄已为办妥否？

王梦良廿一日函云：梓乡赈抚，月初散结一次，系备荒、积谷等款。第二次俟集捐后散放。敝镇则集一镇之捐为一镇之用，余则哀多益寡。申江自治公会有筹办完全政法学校之议，已公推李兰舟与方惟一往昆山测勘校地，拟从事兴筑，未知能达此目的否？暑假如旋里，拟汇款托办书籍，俟接有好音，再行筹汇。

二十六日，阳历五月八号，晴。

上午，听金井讲经济。下午，听梅谦讲法学通论。傍晚，与杨迪生、冯一帆至神田西餐。夜阅民法讲义，觉体中不适，即寝。

二十七日，阳历五月九号，阴。

下午，乾正彦民法休讲，因与金耀初偕出，寄翥叔照片五张，复至神田购书数种。夜至新声馆观活动写真。

寄丁芝孙一书。

丁未日记
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廿九日

二十八日，阳历五月十号，雨竟日。

上午，听金井经济。下午雨不止，菱谷讲刑法各论，未往听。

二十九日，阳历五月十一号，晴。

九时，与海平、一帆、耀初同往大森，至耀叔所住永华馆，在体育会对门。午后晤管幼仁，复至大森八景园一游，梅树甚多，惜未遇花时耳。夜饭后始归，复至新声馆观活动写真，仍是廿七夜所演数出耳。

翰叔附耀叔函中十七日一缄云：初二日发第一次抚恤，共三千九百余口，余八十余千，现约月底再发一期，全靠捐款。《商务报》又来催款，仍寄五分，想侄未曾去信欤，望回信时言及。

四月一日，阳历五月十二号，阴，午后霁。

午前，至神田。午后，至会馆赴同乡会，议管幼仁不守规则事。钱轶凡提议幼仁虽自愿归国，仍须报告府会，向公使馆干涉其退学。同人赞成，嘱苏梯云告府会书记钱自严。予与梯云议幼仁既自愿归国，何必多此一举？因嘱梯云作一函与钱绶夫，劝之归。

夜，与金耀初同访顾公亮，未值。至神田购《新刑法要义》一部。

予于管幼仁事一方面赞成，一方面反对，去一管幼仁而使留学界小心谨慎，此赞成之原因也；留学界之纯粹无疵者曾有几？幼仁不过无人缘耳，此反对之原因也。

二日，阳历五月十三号，阴，午后雨，即霁。

午前，听冈实宪法。午后，听乾民法、泉二刑法。夜，与海平、耀初同访公亮，复不晤，留字与之，至神田购书数种而归。

三日，阳历五月十四号，阴，午后大雨雹。

上午，听国际公法。下午雨。傍晚，偕耀初、伟人散步，至半藏门而归。

四日，阳历五月十五号，晴。

上午，听金井经济。下午，听梅法学通论。自昨日起，取民法讲义编提要为试验，计成法人、不在者二项。

夜，捕鼠，得五头。

张双南廿六日函云：前函恳作《佚丛》序，今已待用，务请速挥邮寄。

王采南廿七日函云：现与龙门同学组织《科学一斑》，每月一册。由同人分门撰述，首期四月底可出书，当寄东就正。

五日，阳历五月十六号，晴。

成城学堂开运动会，予因天热未往观。下午，听乾学士民法。夜，至神田购书数种。

寄翥叔一函、植儿一函。